

推广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省会

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



①

新书

石家庄是久经耕耘的文明古地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有着优秀的历史遗产、丰厚的文化积淀、众多的历史名人，在历代典籍、史书中也屡有呈现。从典籍中挖掘有关石家庄的史实、故事，不仅能让人对石家庄的历史文化有更直观、更深刻的理解，对于更好地研究城市发展的轨迹，鉴往知今、开辟未来也具有重要意义。

在石家庄这片土地上，曾经存在过一个被称为“战国第八雄”的“千乘之国”——中山，关于这个国家，《左传》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等古籍中，都有丰富的记载，通过这些典籍中的故事，我们可以一窥这个国家的兴起、强盛及衰败，也能从中看到春秋战国时期烽烟四起、群雄逐鹿的纷繁景象。

“千乘之国”——中山

□本报记者 石雅彬

鲜虞建国

今石家庄市正定县的新城铺村，在遥远的春秋时期，曾经是一座国都，这个国家是由一个名叫“鲜虞”的北方少数民族族群建立的，被称为鲜虞国。据民国时的《河北省沿革图表》记载，鲜虞国以今新城铺为中心，占有正定、井陉、灵寿、行唐等15县之地，国力显赫一时。这个鲜虞国，就是中山国的前身。

鲜虞一名最早出现在《国语》卷十六《郑语·史伯为桓公论兴衰》中，郑公公与周太史伯谈话中说：“王室将卑，戎、狄必昌，不可逼也。当成周者，南有荆蛮、申、吕、应、邓、陈、蔡、随、唐；北有卫、燕、狄、鲜虞、潞、洛、泉、徐、蒲……是非王之子弟弟甥舅也，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。”这些“蛮荆戎狄之人”就包括鲜虞部落。

春秋时期，鲜虞成为部落联盟，由鲜虞、鼓、肥等方国组成，力量逐渐强大，并开始扩张势力。春秋中后期，毗邻的大国晋国采取了先灭掉韩国、肥国等鲜虞属国的战略来削弱鲜虞势力。

《春秋·昭公十二年》(公元前530年)载“晋伐鲜虞”。《左传》同年记载：“夏六月，晋荀吴伪会齐师，假道鲜虞，遂入晋阳。秋八月壬午，灭肥，以肥子绵皋归。”意思是昭公十二年六月，晋国名将荀吴假装要去与齐会合，向鲜虞国借路，趁机进入了鼓国都城晋阳(今石家庄市晋州市西)，秋季八月初十，荀吴灭掉了肥国，带着肥国国君绵皋回到晋国。《左传·昭公十五年》(公元前527年)载：“晋荀吴帅师伐鲜虞。”并详细记载了晋军具体灭亡鼓国的过程，“鼓人告食竭力尽，而后取之。克鼓而反，不戮一人，以鼓子载鞬归。”意思是(荀吴包围鼓国，直到)鼓国人报告说城中粮食没有了，抵抗的力量没有了，荀吴攻克了鼓国。这次围城荀吴没有杀一个鼓国人，只把鼓国国君载鞬带回到晋国。晋国在短短几年间，逐一消灭了鲜虞属国。

然而，鲜虞国并未就此一蹶不振。《左传·定公三年》(公元前507年)载：“秋九月，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，获晋观虎，恃其勇也。”也就是鲁定公三年秋，鲜虞出兵晋国平中，大败晋军，报了晋灭肥鼓的一箭之仇。

随后鲜虞效仿华夏诸国建立了中山国。

春秋末到战国中后期，现石家庄市辖区的疆域是中山国的腹心地区。《左传·定公四年》(公元前506年)载：“春三月，晋文公合

诸侯于召陵，谋伐楚也。晋荀寅求货于蔡侯，弗得，言于范献子曰：‘国家方危，诸侯方贰，将以袭敌，不亦难乎？’水潦方降，疾疟方起，中山不服，弃盟取怨，无损于楚，而失中山，

魏灭中山

中山作为一个国家，在春秋末年逐渐介入列国纷争，并成为辖制晋国的一支重要力量。据《左传》载，晋国在公元前504年至公元前457年数十年间，曾多次攻打中山国，并使其遭受重创。然而随着晋国退出历史舞台，年轻的中山国得以复兴。《战国策》中说“万乘之国七，千乘之国五，敌侔争权，盖为战国”，其中的五个“千乘之国”就包括中山国。

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，赵献侯十年(公元前414年)，“中山武公初立”。这位中山武公很有抱负，在他的统治下，中山国得到了初步治理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武公离世后，桓公即位，他年幼无知，不恤国政，同时国中落后的风俗也使国力被进一步削弱。根据《吕氏春秋·先识》记载，当时“中山之俗，以昼为夜，以夜继日，男女切倚，固无休息，康乐歌谣好悲，其主弗知恶，此亡国之风也”。大意是说中山国的民俗不事农耕而喜好娱乐，大家经常昼夜相聚而歌，并且推崇慷慨悲歌的曲风，当时晋太史屠黍对周威公说了上述这段话，认为这是中山国将要亡国的预兆。很快，中山国迎来了第一次灭国之痛。

《战国策·秦策二》载：“魏文侯令乐羊攻中山，三年而拔之。”史称“魏灭中山”。魏国经三年苦战，占领了中山国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中讲述翟黄在中山之战中的功劳。翟黄说：“君谋欲伐中山，臣荐翟角而谋得；果且伐之，臣荐乐羊而中山拔；得中山，忧欲治之，臣荐李克而中山治。”意思是说，当初魏君谋划攻打中山国的时候，我向魏君推荐了运筹帷幄的翟角，使得计划制定得很周详。接着将要攻打中山国时，我向魏君推荐了由乐羊做魏军统帅，结果中山国很快被攻下了。最后得到中山后，魏君又忧虑如何治理，这时我又向魏君推荐了李克，这样中山国才得以稳定的治理。

《说苑·奉使》中记载，魏文侯灭中山后，先封太子击为中山君，以赵仓唐为傅。三年中不让太子击返魏，经赵仓唐向魏文侯进谏，魏文侯才改封少子挚为中山君，召太子返魏，后被立为魏国嗣君，即魏武侯。

五国相王

中山复国的具体时间史籍无明确记载。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，敬侯六年(公元前381年)“借兵于楚伐魏，取棘蒲”。棘蒲即今石家庄市赵县，曾是中山领地，而史籍文献中此

时仍称“伐魏”，可知其时中山依然在魏统治之下。而到了敬侯十年(公元前377年)，赵“与中山战于房子”，可见中山复国应在此之前。综合上述文献，中山复国大约在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78年的三年之内。在此期间，曾经“不恤国政”的中山桓公在灵寿重建国都，中山国得以重生，并长期周旋于燕、赵、齐三国之间。

《史记·赵世家》记载，赵武灵王在公元前307年决定实行胡服骑射时说：“先时中山负齐之强兵，侵暴吾邑，系累吾民，引水围鄗。微社稷之神明，则鄗几于不守也。先王丑之，而怨未能报也。”说的是中山成王时期“引水围鄗”事件。当时中山国国力和军事实力大增，与赵国争夺鄗邑(今高邑县境内)，趁着齐国魏国共同伐赵之机，挖断了槐水围困了鄗邑，进而迫使赵军龟缩在鄗城之中，直至齐、魏退兵，中山国军队才离去。这次事件使赵国深以为耻，并成为日后赵灭中山的导火索。

不过这是后话，当时的中山国是实力几乎与燕、赵等国比肩的强国，公元前323年，魏惠王与谋臣公孙衍(犀首)共同策划赵、韩、燕、魏、中山“五国相王”活动，即一起称王，以抵御秦、齐、楚等大国的威胁。《战国策·中山策》中明确记载“中山与燕、赵为王”。

赵灭中山

公元前296年，赵国军队攻破了中山国都城灵寿，国君出逃到齐国，赵国立尚(一名胜)为傀儡中山国君，第二年，中山国亡国之君死于齐，赵国扶植的傀儡之君，被遣送到燕国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也说“燕东至齐国，南尽中山之地”“共灭中山”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称齐闵王二十九年(公元前295年)齐“佐赵灭中山”，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和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也有相同的记载，这些都能说明燕国、齐国在中山覆灭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。

之后数年，赵国屡次发兵攻打中山国，迫使中山国一次次割地求和，直至都城灵寿被攻破。

从史书的相关记载看，燕国与齐国也参与了赵灭中山之战。《韩非子·度宥》说：“燕襄王(即燕昭王)以河为境，以蔚为国，残齐，平中山。”《韩非子·饰邪》及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也说“燕东至齐国，南尽中山之地”“共灭中山”。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称齐闵王二十九年(公元前295年)齐“佐赵灭中山”，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和《史记·乐毅列传》也有相同的记载，这些都能说明燕国、齐国在中山覆灭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。

一个实力曾经仅次于战国七雄的“千乘之国”，就这样彻底退出历史舞台，湮灭在时间的尘烟中。后世之人，唯有从史册的字里行间，方能一窥其风情故事，评说其盛衰成败。

(参考文献：《国语》《春秋》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《韩非子》《石家庄通史》《石家庄文化通史》)



中山王厝铜方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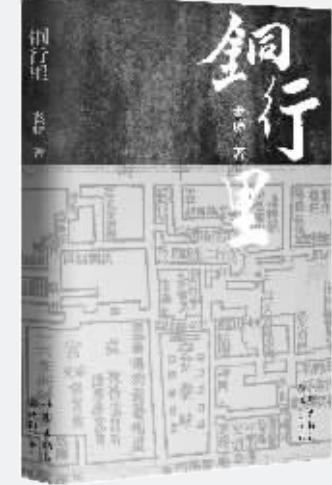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野望》
付秀莹 著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铜行里》

老藤 著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

《铜行里》是一部讲述制铜世家的作品，通过沈阳一条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古老胡同的兴衰，再现近代中国的峥嵘岁月，带领读者回溯历史，砥砺前行。

石家铜器行传到石洪祥手里，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。他想在父亲百岁大寿的时候，献上一份寿礼。在准备寿礼的时候，他发现了父亲的日记，日记里有父亲的心愿，一是打造一座与实物1:10比例大小的铜殿，二是造一册“软铜策”，记录百位友人。石洪祥决定帮父亲实现心愿，铜殿好造，但在锻造百人的“软铜策”时犯了难——只有人名是无法填满铜策的。于是，石洪祥有意跟父亲聊起往事，借以打探，竟发现父亲的百位友人，每个人都有一段传奇……

序与跋



□唐朝小雨

石家庄一画家同学，是个牛气冲天的人。忽一日微信我说，你那个朋友怎么比我还牛，叫儒就不谦虚了，还要叫巨儒，已经很骄傲了，还不罢休，还要盖巨儒，太霸气了。看后不禁莞尔。

我倒觉得盖巨儒这个名字叫得名副其实，大气且自信。名字是父母起的，自然望子成龙。窃以为巨儒没有辜负父母的殷切期望，算得上是人中龙凤了。

巨儒出身于书香之家，其父乃老革命，打

文武双全，且写得一手好字。从小，父亲就给他定下人生的标杆，或称家训：崇文尚武。那年我们去巨儒家，这四个字就赫然刻在大门影壁上。巨儒从小就随父亲习武，学太极形意，及长又拜白瑞采先生为拜师学艺。他先后师从安二丑、王希贞、孙长锁、吴长海、门惠丰诸老师，学习截脚、翻子、东岳太极、八极、形意、双手剑等，均有很深的造诣。他是中国武术协会会员，武术六段。

巨儒又是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，他的书法也是童子功。受父亲的耳濡目染，从小就学习字，且天资聪慧，摹写诸帖，临池不缀，加上父亲手把手的传授，及上初中时已写得一手好字。书坛耕耘多年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其书法作品不断进入各级展览，且每有奖项斩获。前几年，巨儒退居二线，工作不忙了，便散淡多年，接触便频繁起来。隔三岔五，他便回平山小住，张罗饭局。巨儒是性情中人，每饮必尽兴，尽兴必喝多，喝多必写字。看他微醺之际挥毫泼墨，真正是一场视觉盛宴。忽而笔走龙蛇，如有神相助。忽而墨点飞溅，如呼风唤雨。龙飞凤舞，马踏飞燕，写的酣畅淋漓，看的如痴如醉。当是时，看他的作品，枯涩浓淡，俨然天籁。连绵起伏，花团锦簇。你会联想起他的太极，像风，像水，像音乐，无处不体现着自然流畅的韵律美。既有阳刚之美感，又有阴柔之风韵，端的是刚柔相济，形神兼备，开合有度。

其实，巨儒早就应该写诗了。巨儒不写诗就白瞎了，一是瞎了他的才华，二是瞎了他的书法。搞书法的人，不能总是写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“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”，或者

人间有味 巨儒有诗

——盖巨儒《月满秋川》序

蓄劲如张弓，发力似放箭，顷刻间云烟满纸，群山乱叠，让人顿生“荡胸生层云”“一览众山小”的凛然大气。这时的巨儒，愈发风流倜傥，赏心悦目，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不知不觉便进入了姜夔“自作新诗韵最娇，小红低唱我吹箫，曲终过尽松陵路，回首烟波十四桥”的至美境界。

巨儒需要着诗写着字，出过两本精美的书法作品集后，忽然又有模有样地写起诗来，让我大吃一惊。忽然又要策划出诗集了，让我大吃二惊。那天，他微信我说去你家吃个茶，却冷不丁带来厚厚一本诗稿，让我写个序。诗集中古体诗居多，而我对古体诗的平平仄仄仅一知半解，等于没有金刚钻，揽下个瓷器活。不过依我理解，序言就是抛砖引玉的，要不为什么印在前边。重头戏是诗人的，我何必吝啬一块破砖。既然巨儒信任，我就给他的5A级风景区当一次导游吧。其时，我刚好读罢天津诗人伊蕾的诗句：“你来了会发生世界大战吗？你来了黄河会决口吗？你来了会有坏天气吗？你来了会影视响麦子吗？”是啊，不就是个序的事吗，什么也影响不了，我姑妄写之，你姑妄看之，不耐烦了，直接跳过去，去后边品尝翠花端上的硬菜。

巨儒早就应该写诗了。巨儒不写诗就白瞎了，一是瞎了他的才华，二是瞎了他的书法。搞书法的人，不能总是写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“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”，或者

来点长的，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”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。更或者来点更长的诸如《岳阳楼记》《桃花源记》，反正万变不离其宗，都是古人的。书法家会写诗，如苏轼添翼，如鱼得水，书写自己的作品，珠联璧合，岂不快哉。现在经常能在朋友圈，看到巨儒用书法把自己的诗展示出来，就有了锦上添花的感觉。巨儒是个看到什么就能写什么的人，没有什么在他眼里不能入诗的。他不是为诗而诗，他是那种无意当诗人，而一不留神就当上了诗人的人。他的诗神采飞扬，随心所欲，“跟着感觉走”，不分本色，不矫揉造作。既不精心斟酌句韵，也不刻意浓妆艳抹，完全是自己内心情感的流露，所以憨态可掬，可亲可爱。从他的诗句看不到玩小聪明的技巧，却能让你品出大聪明的智慧。巨儒在公务员岗位多年，谁能可贵的是依然率真如童，皎洁似月。他的诗情致飞动，率性潇洒，清新纯净，活泼亲切。诗人没想把诗作为事业和职业，正如他说的“玩玩而已”。我喜欢这种心态，刻意为之，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一心想着写出好诗，偏偏就写不出好诗。有时候，好的作品往往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大凡文人都喜欢把自己的书房起个名，巨儒的书斋名曰“书剑斋”，他出的第一本书的名字是《书与剑》。可见诗人是一个喜欢施展体力的人，除了练武，他还喜欢种菜。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，他正在赤日炎炎之下，汗

流浃背地种白菜。大自然的阳光给了他更多的照射，接足了地气，诗人的思维和灵感才得以永远保持着活泼和灵动。我在巨儒的家里行间，读到了真醇深挚，健康俊朗；读到了朗朗清，惠风和畅；读到了洒脱闲适，游目骋怀；读到了激情的宣泄和消遣；读到了天真烂漫的快活和满足。

“半生散漫已成翁，独立龙山唱大风。书香剑啸无涯迹，俯仰浊酒斜阳中。”书、剑、酒、诗，让巨儒的生活多姿多彩，有声有色。朋友圈都知道巨儒的日子过得美满幸福。两个小棉袄，事业有成，且孝顺温暖。妻子聪明贤惠，又温柔体贴。每天早晨，要耍太极拳，舞舞龙泉剑。晨练毕，夫妻二人便去侍弄菜园，让人想起“你耕田来我织布，我挑水来你浇园”的董永和七仙女。碧绿的菜园蜂蝶舞，常常给诗人以灵感。朋友圈常见到他种的“蔬菜诗”，沾着露水，青翠欲滴。在诗人的熏陶下，他家的菜园仿佛也知道了唐诗宋词，大葱和韭菜长得方方正正，整整齐齐，像五律或七绝，长长短短的豆角黄瓜结了一茬又一茬“蝶恋花”和“永遇乐”。每天中午喝点小酒是少不了的，不出门赴宴，妻子也会给整个几个小菜。喝高兴了巨儒会扯几嗓子西皮流水，夫唱妇随，妻子曾是戏曲名角，也会来一段《大登殿》助兴。两口子逍遥自在，把日子过成了文艺晚会，过成了书法和诗。让人羡慕嫉妒，教人模仿抄袭。

可人如玉，春风与归。在我眼中，巨儒是一个真诚、清新自然的人，是一个云情水性，充满生活情趣的人，信不信由你。反正你看看他的诗就知道了。

正所谓，人间有味，巨儒有诗。是为序。